

黄念祖居士 讲授

抉 擇 見

黄念老法音流通工作室 整理

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抉擇見

二〇一七年九月修訂版

黃念老法音流通工作室整理

寫在前面

《抉擇見》為蓮華精舍金剛阿闍黎 黃念祖居士（法號蓮華龍尊）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在美國維州蓮華精舍為弟子所作的開示。這一份稿件乃是將錄音忠實地轉錄為文字所成。此舉也正是根據老居士的意思。黃老居士於生前曾對我們指示：可將一些開示錄音內容轉成生動活潑之文字來向人介紹。文字可供學人反覆的比較，前頭翻到後頭，後頭翻到前頭，到處去看看，這才容易深入，這是文字的好處。又老居士曾在給弟子的信中提到：近來發現許多人會把重要的地方聽錯，所以又有聲帶，又有書的情況最好；聲帶聽著方便，內容又可從書中查對，這樣最理想。這是吾人弟子為此專題出版文字的原因。

再者，所謂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」。老居士許多微言大義、當頭棒喝，我們是不宜刪節補充的。唯有老老實實錄出，供養諸位大德深入研究而已。雖然如此，但登台講演到底不是著書立說，可以字斟句酌。我們為了方便學人閱讀的通順，而於少許地方的文字稍做了些加減潤飾，以助了解。錯誤之處歡迎您來指正。須要錄音的讀者，可參考如下之網址：

<http://www.huangnianlao.net>

黃念老法音流通工作室 謹誌

目錄

寫在前面	vi
貢噶上師講授抉擇見（原文）	1
抉擇見大意	5
一、執實見	16
二、外道見	20
三、人無我見	28
四、唯識見	36
五、中觀見	47
六、俱生智見	55

七、本淨見 60

貢噶上師講授抉擇見（原文）

「見者」，於內外輪寂一切法決定其體性而印持之無有動搖者也。各因其體性知解而有種種不同。試略述如左：

- 一、執實見：凡夫於一切法執為真實而起愛憎取捨堅固纏縛
- 二、外道見：如數論、方論、時論、斷論、常論、自然論、勝身論、神我論，諸師略有六十二見及諸邪執。於一切法橫計其體性所來由與妄度有無等，而起愛憎取捨堅固執著，為輪迴因不得出離。

三、人無我見：知補特迦羅無有自性，依他修證得解脫果。而佛法四諦十二有之等法則執為真實，取住偏空涅槃未能究竟解脫。

四、唯識見：知三界萬法皆為自心所現影像，正破外道小乘心外實有諸法，即無境唯識義也。依此多門觀察轉捨轉得而得佛果。

五、中觀見：亦名無生見，知一切法無自性，不生不滅、不斷不常、不來不去、不一不異，藏識影像與世出世法俱無自性，依多門觀察破外小唯識，顯諸法本不生故。依此修證而得果。

六、俱生智見：亦名法身見，知一切法為本明，即無生明體，而保持之相續堅固便成正覺。不用轉捨轉得諸對治方便，又不用八不等多門觀察，一切法即是俱生智故。

七、本淨見：亦名大圓滿見，本來佛陀，法爾如是，一切法本來清淨，無有生死涅槃取捨等垢染，無縛無脫無修無證，任運而住，自生自顯之上即修即行即果也。大圓滿者，諸法起時剎那圓滿故。

以上抉擇見略得七種，至紅白教古德依心印與表示而成就者，則無見可言，不立文字。此為最勝。上述六七兩種蓋依口耳傳承而建立爾。

欲知詳細，請閱貢噶上師譯授四部宗見、略見及其經文。

抉擇見大意

第一句話，先要敬禮具恩金剛上師貢噶呼圖克圖。這是恩師呀，所以在我們轉述上師的開示之前，先要向上師蓮花足下恭敬頂禮。

貢噶上師是當代稀有的大德，是諾那祖師推薦的。諾那祖師是來到咱們中國漢人區域的頭一位祖師，這是特別殊勝的因緣。所以現在有些殊勝的因緣，這是一件事，紅白教到中國來是個殊勝因緣；《無量壽經》的善本出現是個殊勝因緣。這都是從古到今前所未有的，過去沒有來過。而且是經過一種苦難。前一生的達賴把諾那祖師關在土牢裏頭，給毒藥吃，不放出來。他是從土牢裏逃出來的，西藏是不能待了，他是逃犯，所以逃到印度，又渡過海到了北京，這樣才開始。後來到了南京，南京有很多人皈

依。那麼，要回西康嘛，就要給推薦，再要請，請誰呢，就請貢噶上師。一方面咱們許多金剛同學去請，一方面諾那祖師自己去求貢噶上師，求他發慈悲心，因為到漢地來弘法不是容易的事，這才來。這兩位先後接力的工作，正好前面有人開始，後面繼續上來了，這才創開一個局面。創開這個局面不是很久的事情，也就是七、八十年之內的事情，這一兩代人之間的事情，所以這是一個很殊勝的因緣。

這些上師，用現在的密宗語言說，都是開大圓滿見的人。大圓滿見要開，這個「開」不是聽講什麼什麼所能得到的，甚至也不是單純修法所能得到的。能開和不能開這很有區別，天淵之別，能開的是少數。這在密法說是開大圓滿見，在禪宗說就是開悟的人，這都是非常稀有。因此這一些說法、一些開示就極為寶貴。貢噶上師講授這個《抉擇見》，抉擇，說的通俗一點，就是

你怎麼來做決定，這個修法應該如何、不應該如何，這裏頭要有一個鑑別，有一個選擇。要抉擇這一切，首先要有一個「見」。這個「見」，最粗淺地說就是你的見解、看法、觀點，你對於事情是怎麼個看法，什麼觀點。而這個「見」更帶有一種決定、固定的意思，因為看法是可以變的，觀點有時也是可以變的；我對於這個事是這個觀點，對於那個事是那個觀點。

而「見」這個事，貢噶上師有個定義，這個定義就是頭一行的話。「見」者是什麼呢？「見」這個東西是什麼呢？這個字指的是什麼呢？「乃是內外輪寂一切法」。「內」就是咱們佛教以內的，這叫內。「外」嘛，佛教之外的就是外。「輪」呢，輪迴。輪迴就是世間這一切生死輪迴，這六道，包括天，輪迴之內的這些事情。「寂」呢，就是寂滅。和尚過去了稱為圓寂，這又是一個尊稱，只有佛才可以說圓寂，現在大家都通用了。

「寂」，就是空寂。圓寂是什麼呢？實際就是涅槃的意思。

涅槃有三德：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涅槃就是佛所證的最究竟的德。由於般若而恢復了法身而徹底得到了解脫，要嚴格說應該讀解（音謝）脫，這樣就是寂。這佛教以內、佛教以外，這

「內外」是個對立的，而「輪寂」又是一個對立的，輪寂是涅槃生死。寂是一切都寂滅了，一切萬德圓寂是萬德都圓滿了，一切惑都寂滅了，疑惑都寂滅了，業力都寂滅了。這是一個解脫的境界，另一個是纏縛的境界，這是兩種。這不就四種了嗎，內、外、輪、寂。

「一切法」，「法」這個字，常常大家會誤會，就說「佛法僧」的法就是代表佛教導我們的法。事實上佛經上所說的這個「法」字意思很廣，它是概括一切，一切事、一切物、一切有形的無形的，講的道理，這些個概念，都是所謂「法」，不是說傳

一個法叫做「法」，或那個法律叫做「法」。「一切有為法」，就指著事情、東西、這些概念、一些個道理，種種種種的，凡所有的，都可以用一個通用的稱呼叫做「法」，沒有一樣是不能叫做「法」的。所以「法」不能當作是一個儀軌這麼來看，那麼怎麼看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就不好講了。這一切，不管你什麼，是人、是桌椅板凳，還是一條道理，或者一個什麼原則，什麼什麼一切，一個語言、一個思想、一個起心動念，這都屬於「法」。那麼「一切法」就指一切這一些，這就很廣了。

這個「見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對於內的、外的、輪迴的、涅槃的這樣一切的法，這就無所不包括了。佛教以內的、佛教以外的、這輪迴六道的、超出輪迴的，這所有一切的法，一切事、物、言、

行、道理，有相的、無相的、有形的、無形的，這一切一切。對於這一切一切我們要「決定其體性而印持之」。

這些東西是什麼？我們要知道它是什麼體、什麼性質、什麼本性，這個「見」就是這樣。我們對於這一切一切的法要認知它是什麼體、什麼性，而且這麼去印持之，很堅固地這麼去看，就這麼去認為。「印」就跟蓋圖章似的，一蓋，這文字就出來了。這個見就是這樣，什麼東西來，你這個見解就是這樣的。

比方像凡夫見，他就認為現在咱們這個世界的一切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功名富貴都是很有趣味的，他執為是真實的東西，你說的那些都是假的，這是真的。今天吃好的就很舒服，東西吃不下口就不好吃，就不舒服嘛，這一切一切不都很真實嗎？好，就知道它好；不好，就知道它不好，這還不真實嗎？摸得著看得見。因此只有這些摸得著看得見的，這是實在有的，這一些享受是我

應當追求的。你對於一切事物就這麼看，它的體就是世間所有皆真實，它的性質就如它所顯現，必須摸得著看得見才真實有，我能夠體會到的、能夠嘗得出來的，這才是真正的。

「印持之」，就老是這麼想，而且很自然，就跟蓋圖章似的，一蓋就出來了。不用很費事，不須要坐下來慢慢地一點一點想才是這麼想，就是自自然然地就這麼看，這叫做「見」。所以就比咱們所謂的看法、觀點更帶普遍性和固定、肯定，所以這個「見」它是很徹底的，很自然的。用印的，你就不用再去一筆一筆寫，寫個黃字、念字、祖字，這一蓋就是黃念祖。這就是這個比方。而且你持之，它老是這樣，不是今天我這麼想，明天我又那麼想。一個人是唯物主義者，他就是唯物的，不會一會兒唯物，一會兒唯心，這就不叫「見」了。肯定我就是唯物了，那你這個唯心就都錯，這就是唯物的見。「見」字就是這個意思。

而這個「見」，是對於內、外、輪迴、涅槃這一切法，我們怎麼去認識它的本體和本性，我們成了一個看法，很堅決而且很自然地，就形成這一套所謂的瞭解、看法。這個瞭解和看法加上這些形容詞，這不是一時的，而且是「無有動搖」的，這就叫做「見」。那麼，你不是要認識這每一種見的體性嗎，所以這些見它也就有了體性了。這個見本身也有它這個見本身的一種特別性質，這個性質它的所知所解也有種種的不同，所以「見」就有好多好多種類。

我們要談「抉擇見」，對於「見」字先要有一個瞭解，相當於我們的見解、看法、觀點，但是比這個要堅固、牢定，對於一個人說，就是他這樣一套固定的、固執的、決定的一些看法。所以這就成了修行中第一個問題。所以密宗叫做「決定見宗」，就是在這個「見」上起了一個決定的作用，並且把「見」做在最主

要的地位去對待，以這個為宗旨，所以稱為「決定見宗」。因為密宗講什麼呢？講見、修、行、果這四步。《華嚴》講信、解、行、證。密宗的「修」、「行」是第二步第三步，「果」，得的什麼果。打個比方吧，修行等於走路，果等於到家。我要回家，我要走路，首先要知道方向，方向就是「見」。你家在哪兒，我選擇哪條道路，我選擇什麼樣的工具，這是第一步。不管是世間法還是出世間法都有這第一步。我要回去，要買哪一班的飛機，是要先到紐約，再到東京，應該要這麼走，是不是。你要先到南美，南美又到非洲，再這麼繞來繞去，這個路線就麻煩了，這就是方向不對，所以這個「見」就很有重要性。為什麼他要這麼走呢？因為他就是這麼去的，我就相信這個道，這很直捷很了當，我也按他以前的經驗這麼辦，對我就有了幫助。如果我瞎闖，就認識不到這兒了，這就有很大的關係，你要怎麼走，走

就跟這是決定的，這個抉擇你決了。如同走路去遊覽北京，買了一張北京地圖，你先從地圖上找，看了之後，你是什麼路線，看對了，走起來就方便。所以走的問題首先決定於你所定的方向，你這個「見」。所以修行跟這個見不可分，這都正確之後，只要堅持下去，就到了地方，要去故宮就到了故宮，要去天壇就到了天壇。所以後頭怎麼走，以及那個果，決定於你最初的那個方向，那個決定是首要的。你這個錯了，你越跑得快，走得越遠，你達到目的地就越慢，你得退回來啊。所以「決定見宗」的道理就在這兒，但是這個「見」在說明上比這個比方還要深入得多。所以我們就是要有一個「決定見宗」作為首要的地位，所以見、修、行、果，見在第一位。前頭是貢噶上師給的定義，讓我們知道這個見比我們所謂的見解、看法、觀點，意思要深刻一些。剛才說的只是一件事，對於整個宇宙、人生，對於一切一切，一個

總的一個對待，這樣一個方向性的想法、看法、和觀點，就是你想想深處那個做主的東西，這個是「見」。那麼「見」的重要性就很清楚。因此，我們既然有各種的「見」，那麼我們就要在這「見」上要有所瞭解，要有所抉擇，這叫「抉擇見」。那我們到底應該是什麼「見」呢？

一、執實見

【一、執實見：凡夫於一切法執為真實而起愛憎取捨堅固纏縛，為生死因不得出離。】

第一就是執實見，這是凡夫的見，對於所有的這些東西執著它，認為它是真實的。凡夫對於這一切法，這一切法的範圍就很廣，不光是東西，剛才我說了，東西、事情，有形的、無形的，這一切一切都叫做法，都當做真實。你當做真實，就有了愛憎、有了取捨，這就是凡夫的執實見。他不認得這些東西是空、無常，它是如夢幻泡影，他認為是真實的，就全力去貪啊、求啊，要得到手，一得到手就不肯放。這就是由於這個「見」出來的，他認為這是真實的，不知道這是夢，都是夢啊！

剛才看日本人寫的一個笑話，很可笑。說一個人做夢，得了很好的酒，就叫老婆：「你趕快燙了酒我來喝」，老婆就燙酒。在他老婆燙酒的過程之中他醒了，醒了就很懊喪。這酒並沒有，原來是個夢，他就後悔，他說不如不讓她燙酒，他這個夢還沒完全醒，對不對？他說，要不燙酒可能就喝上了。因為讓他老婆燙酒，等著的時候他醒了，沒喝成功，他就後悔，他說不如夢裏頭不讓她燙酒，他就能喝上了，這就是執為實有。這夢都醒了，他還糊塗呢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這一切皆在夢中，他不知道如夢如幻，看成是實有。所以「幻夢空花，徒勞把捉」，這是一個幻夢，一個空的花，你去抓它，抓著不肯放，這不是徒勞嘛！它不能抓。那小孩玩肥皂泡，一吐吐個肥皂泡很好看，是個球，但它馬上就要滅的。一個肥皂泡你去追求它，要把它抓住，兩個小孩為搶這個還打架。咱們大人看這是愚癡極了，而小孩子他認為是

很應當的，這就是「見」的問題。他認為這是真實的，所以他就要，要不著就難過，就要爭鬥。

這個裏頭說的「一切法」，範圍就很廣了，不光說的是生活用品、名譽、地位，還包括涅槃方面的。你要是修一點法也執著，這就是所謂「法執」。但在凡夫說，還是粗淺的這一步，對這一切眼之所見、耳之所聞，這種種種種的都認為是看得見摸得著的，這是真實的，對於其他一些道理沒法證實的，就相信它沒有。這個執為實有，不是如此的就否定是沒有，所以就愛、憎、取、捨。本來都是肥皂泡，這裏就妄生分別，以為這個肥皂泡會待得時間長些，是有的可以長一點，但有的肥皂泡一出來就破了，有的在空中跑半天壞。但這個長短沒有多少分別，這種分別是沒有意義的。這愛呀、憎呀、取呀、捨呀，就是這種種愛憎取捨的堅固纏縛，凡夫就把自己捆起來了，捆得很結實，這個成

為生死的因了。這生死根本就是因為你把這些東西看得太真實了，就不得出離。這個「見」是最差的，完全是這樣一個「見」，若不放棄，就不能修行。這是一種凡夫見，是凡夫的見解。

二、外道見

【二、外道見：如數論、方論、時論、斷論、常論、自然論、勝身論、神我論，諸師略有六十二見，及諸邪執。於一切法橫計其體性所來由與妄度有無等，而起愛憎取捨堅固執著，為輪回因不得出離。】

第二種是外道見。外道見，在印度是婆羅門；歐美就是耶穌教、天主教；阿拉伯一帶就是回教；在中國就是道教、會道門，一貫道這都屬於會道門，都很發達，統稱之為外道。在印度那個時候有六十二種邪見。他們有數論、方論、時論、斷論、常論，這個名詞一看就知道了。斷論、常論當然是錯的，都斷滅、又都常當然是錯的。我們就是要斷常都捨。自然論，外道主張自然

論，一切都是自然。勝身論，殊勝的身。還有神我論，認為有個神我，這個神我是無所不包的。這些跟我們這個妙明真心就是差那麼一點，毫釐有差就天地懸隔。神我論，比方孟子說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這跟我們也很接近，但不等於完全是佛教的思想。這外道是有些見解很高的地方，看起來很容易矇混人，很難區分。你自己用功也是這樣。你產生的是個外道見，在識蘊剛要破而沒破的時候，自己那些看法就跟佛教極相近，然而那都是著魔。所以「見」非常非常重要就在這兒。

我們不管他們六十二種邪見，看看咱們這種情況，目前比方說耶穌教，他有一個上帝，這個上帝是最高的，統治一切，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那麼這個上帝就是最高的神，其餘的對於上帝只有恭敬禮拜。它就沒有一個平等的概念，這就跟我們不同。再有，將來耶穌復活，耶穌是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將來真正耶穌還要

來，還要到地球上來，要審判世界，一切死人都復活，再根據他生前的所做，耶穌就宣判什麼人入天堂，什麼人入地獄。那麼入了天堂的就老在天堂享福，入了地獄的就老在地獄受苦。這就是外道的「見」，這就是常見，老是這樣沒有變化，回教也是如此。

那麼道教的九轉丹成。有的是練著練著就出個小孩兒，出個小孩後這個肉體就不要了，小孩活著，是個嬰兒。這真有出小孩的，外道它不是一點都沒有，它確實可以按他那個方法修到他所說的東西。現在大陸上真有出小孩的。

（問：真的小孩？）

就是從頭上出來一個孩子。

（問：是血肉的？）
不是血肉的，但還是人之形，人之形像小孩，這小孩會長大的。

（問：要上學嗎？）
他修練，不一定要上學了。

（問：他還有沒有身體？）
他還有身體，比我們這個身體就高一級。這嬰兒他繼續再修，又轉一下，共九轉，所以叫「九轉丹成」，他認為這之後就

不死了，這是一種修煉的方法。出嬰兒的事情確實是有。所以我跟你們說，用功不要在正電燈底下用，頭上不要安個大燈泡。有這個事，有一個人在用功之後，出個小孩，這個小孩就滿地跑，他是從頭上出來的。那一天因為他人在用功的時候，也產生一個電磁場，這個電磁場和燈泡的電會有互相的影響，因為這一天他的電磁場太強了，這個電燈泡就爆炸。啪的一下一炸，一炸之後這屋子就黑了，這個小孩趕緊要回來，要回到他這個身體裏頭來，因為他還小，他要以這個為家，他還是初步，他找不著了，那麼這個修行人也就不行了，神經都失常了，因為那個小孩回不來了。這些事情都是由於「見」的問題，你「見」要不對，這種修行之後你也就得到一個升天的果。

（問：那這算是一個神識變成兩個神識，還是只有一個？）

還是他自己，等到那個小孩真正能活的時候，這個就不要了，這叫屍解。這個屍就解，就換了，那個肉體就不要了，就丟了，這就轉換了一次，就升了一級了。像蟬蛻一樣，蛻了一層皮，又出來一個，跟這個情形差不多。他認為最後就是不死了，其實不是不死，只是很長了，他沒有出輪迴，這都是不能出輪迴的。他所說的這個最後永遠不死，還也是「常見」。

印度當時有六十二種邪見，還有其他的邪執，對一切法是什麼態度呢？他的考慮，不是如實地去認識它的體性，而是橫生枝節。換句話說，是一種錯誤的，不是順著東西的實際情形去認識它，而是節外生枝的、橫著出來的，這叫橫計，就是錯誤地去計度。計度也就是去分析認識這個體性的由來。耶穌教認為一切所由來是上帝造的，這就是一種錯誤的東西，並且對於「有無」也是一種錯誤的推度。所以計度，就是一種思考、琢磨。這些都是

錯誤的，因為這麼去計量、計算、研究它，這是橫的不是順的，這樣去推度、考慮它，是虛妄的。因為這個見是錯誤的，所以他所能做的考慮、推度，東西是什麼體，是怎麼來的，體性是什麼，是有是無，這一切就跟著都錯。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他以這個「見」為根據，就有所愛有所憎。比方不要這個肉體，要把這個肉體丟掉了，就是有所憎，就捨掉了，而且要執著一個嬰兒，這就有所愛。他要長生不老，不就是對「長生不老」有所愛，人要死，是他所憎。對於這些事堅固執著，執著得很堅固，正是這樣，這就成了輪迴之因。剛才說凡夫的輪迴之因是對一切執為實有，愛憎牢固，就不得出離。所以我們說「決定見宗」，原因是什麼？就是因為這些錯誤的「見」。外道也是這樣，這些外道錯誤的見解執著堅固，成了輪迴的因了，這都不真實、不如法，是

錯的，這麼做下去你不能解脫。當然可以升天得到暫時的一種福報，終歸還是要墮落的，所以不得出離。

所以這是兩種，這兩種「見」都是不行的。那就把世界上的人，一種是凡夫，再一種是宗教界，我們佛教之外種種的宗教界，總而言之都叫做外道。所以這兩種都不能出離，不能出離的原因就是他的「見」決定的。從第三以來就到了佛教。

三、人無我見

【三、人無我見：知補特迦羅無有自性，依他修證得解脫果。而佛法四諦十二有之等法則執為真實，取住偏空涅槃，未能究竟解脫。】

「人無我」，在「人」裏頭沒有我，這就很高了。這個「我」字，這個「個人打算」是萬惡之源。在人和我之間，在這個人世裏頭，一切眾生，人與人之間，裏頭沒有我了，也就是說，他沒有任何個人打算，沒有一點兒自私了，所以這就跟前兩種不一樣。「知補特迦羅」，知道「補特迦羅」，這是個印度的名詞，這「補特迦羅」四個字是梵文，就是印度文，最初舊的翻譯是人和眾生，後來新的翻譯推敲了，翻為「數取趣」。數是幾

次、數次；取，取捨的取，趣是六趣，趣味的趣，叫做數取趣。對這個名詞解釋他不說六趣，而說五趣。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在五趣中輪轉，就是取。取了天趣了，又到了人，取了人趣了，他又變畜牲了，取了畜牲趣了，老這麼取，數取趣。為什麼說五趣呢？這也是一種常常的說法，就是把阿修羅打散成天阿修羅、人修羅、畜修羅、鬼修羅，所以說六道就包括修羅，說五道就是把修羅分散到其他五趣裏去了，說五趣或說六趣都是通的。數取趣就是在五趣裏頭，其實也就是六趣。這是「補特迦羅」這個名詞的解釋。

「人無我」這是什麼樣的「見」呢？知道這個「補特迦羅」是沒有真實、固定的自性，就是說：人並沒有一個堅固的、長久的、作為一個人的這一種特性。人一死了就沒有了，哪裏有什麼堅固的、他自己、這個人的這個性呢？而且人不但是死的時候沒

有了，在活的時候也是時時都在生，時時都在死。今天來看，我跟昨天就不同了，我已經又死了多少細胞，身上又出生了多少新的細胞了，這個身體就變化了。我拿年輕時的照片看，我昨天不是說嗎？過去認為很帥的人都成了老太婆了。從很帥的人變成老太婆不是突變，不是啪一下就變的，她是一點一點變的，一點一點的那個老的就不存在了，就死掉了，它是無常，沒有一個常的東西在這兒。

還有你的心，這幾天大家聽了好些法，你的阿賴耶識就添了很多東西了，以前就沒有啊，就變了，所以它不是一個常，所以它沒有一個一定的性質。不但是人，整個世界都是剎那剎那在生滅。這就像咱們電影片一樣，一片接一片，每片和每片都不同。咱們說話之間，地球轉了多少角度，地球圍著太陽又偏過去多少，太陽又轉了多少了，這宇宙之間又有多少星子出生，有多少星子

崩潰了，所以這一分鐘和前一分鐘已經不一樣了。但是我們看不出來。我們看是連續的，跟電影一樣，電影片一片一片都不同，電影片它並沒有一個東西說這個手是這麼變的，沒有這麼一個東西。這一片手在這兒，下一片手在這兒，再下一片手在這兒，這一段一段的東西，你把它呼呼一放，連著一轉。而且還有人的思想在裏頭，你看的時候眼睛有情性，所以電視就是靠人眼睛的情性，這是很關鍵的，人眼有情性，腦子裏有記憶力，那麼這些就都動了。火車跑了，飛機飛了，這悲歡離合種種的都出來了。實際這一切都沒有自性，都是在變的，沒有一個固定的東西。他就是知道人沒有自性，都是變的，從這個地方他就沒有我了。既然都沒有這個東西，那麼我也沒有了。所以就從「無我」這樣開始，這就是《金剛經》的道理：無我無人無衆生，沒有我那也就沒有

別人了，也就沒有什麼叫衆生了，也沒有什麼叫相續了。相續就是壽者相，也沒有四相了，這麼去修持。真正知道了人無我而這麼去修去證，得到了解脫果，這就是「人無我見」有這個功用。我們學佛，這個見我們還是要的。

但是底下呢，有它的不足之處。它的不足之處是什麼呢？佛法裏頭有四諦，「十二有」是指十二因緣，四諦就是苦、集、滅、道。《心經》說「無苦集滅道」，但小乘認為這苦集滅道是很堅實的。《心經》的無苦集滅道他不理解，所以他的見不及此，他沒有這個見，這是「深般若」。深般若是跟小乘不共的，這是大乘菩薩的般若。有共般若，小乘也能懂的，這深般若是小乘不懂的，他要都知道無苦集滅道，那他也就是也是大乘了。他認為就是依這個苦集滅道的法解決了問題，他證了有餘涅槃。

十二因緣也是，緣覺就是十二因緣。鍾太太要求講《心經》，在那裏頭十二因緣、四諦法再詳細地說，這地方我們就不多說了。他認為這四諦、十二因緣是實有這個法，我依止這個法證了阿羅漢，他認為這是真實的。因此他住的涅槃就是偏空的涅槃，這個空是偏空，他只是知道沒有「我」，這些都空了，而不知道「空有不二」這個第一義諦空。他是偏空，不是「妙有真空」那個真空，而是偏於斷滅這樣一邊的空。偏，有所偏哪，就不能究竟解脫，這是小乘，所以他是餘涅槃。

二無我只證了人無我，沒有證法無我，涅槃也是有餘涅槃，沒有證無餘涅槃，這就是小乘。小乘裏頭這無我還不是共同的，若「通達無我法者是名菩薩」。但是你把四諦法、十二因緣執著為是真實的，堅固地不能放捨，而《心經》講的「無苦集滅道」就沒有四諦法，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」就否定了十二因緣法。小乘

他的見解就達不到這個地方，所以他就只能成就到證阿羅漢，證到偏空的涅槃，不能究竟解脫了，這是他的不足之處。但是阿羅漢確實解脫了，阿羅漢確實是小果的聖人，確實是具六種神通。前五通不足貴，最可貴的是具漏盡通，這漏盡，見惑、思惑他都沒有了，這是小乘的極果，小乘的聖人。現在東南亞很多很多國家還是依止這個教，他們修行得也很認真，有證果的人，大概證初果的還確實是有，證到三果就很稀有了，但是證初果的人還是有的。

（問：什麼是依他修證？）

「依他」就是依一個法，法就是「他」。自己以外有個法，所以心外之法，就是「他」啊，跟自己相對的，這個「他」指的

就這個。這個「依他」很容易跟那個「依他起」混。「五法三自性」裏頭有個「依他起性」。這個「依他」就是依止另外一件事，所謂四諦法、十二因緣，依止這個法。他有法執，這是他的法執，認為法是真實的，知道依止這個法我成功了，他認為這個法是真實的，所以說「無苦集滅道」，他就不接受了。所以我們能發菩提心，我們就超過阿羅漢了，所以我們說頓，這就是頓的地方。

但是我們不如阿羅漢的地方，就是咱們斷惑不如阿羅漢，這是交叉的。前頭是凡夫見和外道見，這個是小乘的見解「人無我」。

四、唯識見

【四、唯識見：知三界萬法皆為自心所現影像，正破外道小乘心外實有諸法，即無境唯識義也。依此多門觀察轉捨轉得而得佛果。】

第四唯識見，等於大乘開始時候的這種見解，從小乘變到大乘，這裏頭一切都唯識，彌勒菩薩就是唯識宗的祖師。這個唯識見是什麼呢？前頭這個話都很扼要，知道這個三界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這三界的萬法，這萬法不是只說一萬件法，就是指著無量無邊的法，這個「萬」字極言其多。這三界裏頭的一切萬法都是自心所現的影像，所以這個法就不是「他」了，這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現。一切東西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一切什麼，

都是自心所現的影像，所以這一切一切是什麼呢？不是別的，都是我們自己心所現。這個要能懂，事實上就很提高一步了，所以我們現在不是急急要說我現在就是要大圓滿見，就前頭這個你要真正落實了，就很了不起了。懂得是很容易，但要落實，真正成為你的見，就是要印成堅持不變。知道這一切萬法都是心所現，這個就打破好多好多東西，好多東西就不用疑惑了。所以那個牆壁一下可以過去，本無牆壁，都是你心所現，沒有另外的東西，皆心所現。這正好把外道小乘這些見破了，這就是唯識觀殊勝的地方。這破外道小乘什麼呢？他們認為心外實在有一種法，諸法在心外有，就是剛才說的「依他」。自心之外他有，這不就是「他」嘛？修外道的法，出小人，這麼做就是他也認為這是固定的。耶穌教，將來等上帝來判斷我能生天堂，這些都把它認為是實有的東西。我們這一切都是自心所現，那麼耶穌也是我心所

現，這就不一樣了，這就破他們這一切了。這天堂地獄都我所現，沒有兩樣事情，就把外道小乘認為心外實有這些法就給破除了。破了他們外道和小乘心外實有諸法，也就是沒有境，只是心，只是識，所以稱唯識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心外無境，一切都是心所現，都是識所現的，所以唯識沒有境，這就是唯識的意思，唯識見。

依照這麼一個見而多方面去觀察，轉捨轉得，把你這些錯誤的看法丟掉一些，自己就得到一些進步，得到了進步了就更進一步地觀察，這又去掉一些錯誤的見解，又得了一些進步。不但是作為見解，而且貪瞋癡的習氣，種種的業力越去越多。無明去得多了，智慧就增長，法身慢慢地顯現，一步一步這麼轉捨轉得。這是漸法，一邊捨一邊得。俗話說「捨得捨得」，你捨得捨不得。這夏老師就下了一個轉語，「你捨才能得」！所以捨很重

要。捨什麼功德最大？捨見！所以捨身容易捨見難，我們要把下面這些見捨了，換成上面這些見，那就殊勝了。

（問：「自心所現」的自心是什麼心？）

自心，你說是妄心所現，可以。但是妄心是什麼？妄心就是真心所現，所以你說到根還都是真心所現。但真心它是離相。它成了妄心，因為你有這些虛妄，現出這些東西，這是妄心現。那妄心是什麼？這妄心從哪來的？妄心是從真心生，說到根兒還是真心，就是從真心出來的。

水就代表真心，風一動、水一搖，月亮就不現了，這就是妄了。但是這個妄是因為波，波動了；天很好，中秋的月是圓的，一波動，水中就看不出月亮來了，這就是妄。但波是什麼呢？波

就是水。波是代表妄心，水是真心，所以妄心就是真心。它要有兩個就麻煩了。

（問：根本就是沒有妄心。）

對，你這話最好了，所謂妄心根本就沒有，這句話是大智

慧。

（問：根本是沒有，還有什麼是妄心呢。）

這個是虛妄的，可是在你虛妄之中，你那個真心作用不顯了。就好像你睡著了，你做夢，你睡著了；黃念祖還是黃念祖，但是睡著了，這個作用就不顯現了。做夢了，在夢中就顛倒了，但是這我還是我，一點兒沒有什麼變化。所以真和妄它是有這種

情形，但是他睡著了，做夢了，就是這個意思，相當於這個情況。既然叫做妄，就是虛妄，就不是真實，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妄想也不用太害怕。第一步要明白這個真和妄的分別，要破了妄顯現這個真；再進一步就是這個妄就是真，波就是水，不是另外一種東西。

還有，這個真和妄的分別：水是最圓融的了，你拿方杯子去舀，方杯子是適應的，拿個圓杯子去舀，也是適應的，你拿去，什麼形狀都是適應的，它可以流動，可以照東西。水要是凍了冰呢，這個冰就麻煩了，你要小就擱不進去，它翹了嘛，就不能那麼圓融無礙，不能那麼恰好，它不能跟這個器一般大，怎麼擱都不舒服，還有你一碰它，它還刺你手，這就是凍了冰了，咱們衆生就是冰啊。這冰是什麼呢？全體是水。衆生雖然是這樣，但你全體是佛呀！只是你現在多了一點所謂寒氣，這寒氣把你凝

結成冰了。所以我們修持在這兒也是個關鍵，它不須要另外還要九轉丹成，不是那個事兒。只要你這寒氣一去，這冰馬上融解就是水，全部是水，就是這個東西，沒有換。這冰是氫二氧，這水也是氫二氧，它並不要換化學成份，不是換成另外一個物質、另外一個東西，就是多了一點寒氣。多了一點寒氣凝固了，執著了。這個東西本來是無礙的、流動的，但是你執著了，它就有礙，不流動了。因為這個妄心有種種分別，心生就種種法生。

識是什麼呢？識就是有無明之後就成了識，唯識所現，識就不是真如。說唯識唯識，是阿賴耶識，是第八識。我們本來是如來的智慧，就是一念的無明妄動，就出現了阿賴耶識，這就成了衆生了。什麼叫唯識所現？就是這個識所現的，它是在水已經開始有了波的情形之下所現。

前頭（執實見、外道見，）這一二兩種我們都是要捨的，第三種裏頭這個「無我」，那這個還是好的。雖然「無我」是好的，但不要再有法執。這個精華我們是要融會的。

（問：請師父再解釋一下什麼是法執？）

法執就是阿羅漢認為四諦法是真實有這個法，我就用這個法去解決問題，把這個作為是真實的。可是《心經》就沒有苦集滅道，就是沒有四諦法，所以沒有四諦法就破了法執了。小乘不能體會這個無苦集滅道，他認為是有苦集滅道，他自己是依這個苦集滅道證阿羅漢的，他就有所證，有這個法，有所證，在這個地方就是有了。

（問：那這樣不是有漏了嗎？）

小乘是破了見思惑，對於破見思惑，稱為他無漏，但他還是有惑，不說他什麼有漏，因為他已得「漏盡通」了。他還有什麼惑呢？他還有塵沙惑、無明惑。三種惑他只破了頭一種見思惑。

（問：「漏盡通」就是破見思惑？）

破見思惑就不容易，不但是人類的貪瞋癡慢一點都沒有了，欲界天的貪瞋癡慢也沒有了，色界天的也一點都沒有了，無色界天的也都沒有了。不要說天界的，就咱們人類的這個貪瞋癡慢，如果有人說他一點貪瞋癡慢都沒有了，就值得給他頂禮啊，說老實話。這個貪瞋癡慢處處都不容易離得開呀，說老實話。所以直出三界好難哪，證了小乘果，要把這個見思惑都破盡了，你

才能夠出生死，好難哪，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啊！所以我們這個橫出三界是帶惑往生，這些見思惑沒有破盡，帶著惑往生，帶著罪往生。所以有人反對帶業往生，就等於這個淨土宗就沒有了，那要淨土宗幹什麼啊？所以我們就是這個，在我們堅決依靠法，在修法之中，所以那個觀音法，底下接著就是「無修無證」。你一定認為有修有證就是法執，但你要是認為無修無證就是什麼都不修了，那你又落空了，落空亡也不對。現在我們這個儀軌很巧妙，在修持之中提醒你無修無證，在修中你體會無修，這是再穩當沒有了，所以我們這個法殊勝就在這個地方。

（問：這樣的想法就破了法執了嗎？）

你要真正體會了我在修持中無修無證，那就沒有法執了。這一切的執都沒有了才能破法執。你能夠在修持之中沒有執著，你在這沒有生出法執來，還不等於法執就破盡了。真要把法執也破盡了，那就是菩薩了，那就很高明了。所以就是修中而無修無證，在修證中而是無修，這就是大乘的這個道。

五、中觀見

【五、中觀見：亦名無生見，知一切法無自性，不生不滅、不斷不常、不來不去、不一不異，藏識影像與世出世法俱無自性。依多門觀察，破外小唯識，顯諸法本不生故。依此修證而得佛

果。】

中觀見。這個地方要說明一下：活佛他們說，也就是西藏的看法，所謂顯教是什麼呢，是指著中觀見以下的叫顯教；就是前頭（從執實見、外道見）到唯識見這兒的，就叫顯教，而不是說華嚴天臺什麼的都是顯教，都是較低的，所以這也是引起矛盾誤會的地方。說顯教低不如密宗，這所指的是咱們前頭說的中觀見以前的，他們的說法是中觀見以下的。把這個排的有高有低，低

一點的是在下，在咱們這紙上就是以上的。對於禪宗、密宗、淨土宗、華嚴宗、天臺宗，密宗也是重視的，不是認為那個低，沒有這個看法。

而現在我們所謂的顯教指的是什麼呢？在咱們漢地的通通都叫顯教，喇嘛修的才叫密宗。因為對於顯教這個名詞的解釋不一樣，所以你聽到這句話其實就是誤會了。說密宗輕視我們漢地的佛教這是誤會，他們的話含義不是這樣的，是中觀見以下的，這是一個說明。再有，這個中觀見是黃教基本的見，黃教就只是以這個作為他們最高的見，他們對於大圓滿見不接受，自己寫的書也是這麼說的。這就是我們在見上的差別，這個差別還是不小的。

這個中觀見已經很殊勝了，這是龍樹菩薩的，一直到大圓滿見都是龍樹菩薩的，連唯識都是。佛法分十宗，除了成實宗、俱

舍宗，這兩宗是小乘，其餘八宗的祖師都是龍樹，所以古時候它不是那麼分的。龍樹菩薩最大的特點，他是八宗的祖師。這個月廿四號是龍樹菩薩的聖誕，我們也進行紀念。他拿幾個芥子把南印度的鐵塔打開，親自見金剛薩埵，咱們中國唐朝的密，日本的東密都是龍樹傳下來的。他又是禪宗傳衣鉢的祖師，八宗的祖師，《華嚴經》、《楞嚴經》都是龍樹菩薩到龍宮中取出來的，這是一個特殊的大菩薩。當時佛法大乘很不行了，就是馬鳴、龍樹兩個大菩薩出世，佛法才中興，龍樹菩薩和蓮花生大士互為師徒，二十四號是他的聖誕。

中觀見也叫無生見。「知一切法無自性」，底下這幾句話就是八不：「不生不滅，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一不異」，八個都是「不」。「知一切法」指的是輪迴涅槃內外的一切法，都沒有自性，這一切法都沒有自性。這一切法都是不生不滅的，都是

不斷不常的，不來不去的，不一不異的。藏識的影像，這就把唯識的識所現，心所現的影像，這個藏識所現的影像，以及世間法、出世間法都沒有自性。唯識見認為這些都是識，依此而修，慢慢一點點轉變，這就是一切法都是不生不滅，不斷不常，不一不異，不來不去，包括藏識的影像，包括唯識的他這個見，世出世間的一切一切都是沒有自性。

一切諸法本來是不生不滅，所以六祖開悟：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……」，本來是無生無滅。不斷不常，我們這阿賴耶識就是不斷不常，所以斷常都是邪見，都是外道見。阿賴耶識是相似相續，相似就是相像，它又繼續，繼續的續，是相像而繼續。因為它不是一個東西，固定不變，它只是相似而已，所以它不是常。比如說這一片跟那一片電影，兩片電影很相似，只差一點。阿賴耶識老在變，有點東西來了，又多了一點，這一剎那跟前一剎那

是相似，這一生跟那一生相似，只是又增加一些東西了，或經過修行去掉了些種子，去掉了些東西，但是它跟前頭是相似的。既然是相似，它就不是常，就不落常見。他又相續，這一片跟一片老相續老接著，所以它不斷，所以阿賴耶識是不斷不常。那麼一切既然是阿賴耶識所顯現，阿賴耶識是不斷不常，它所顯的也不斷不常。

「不來不去」，沒有什麼來、什麼去。「如來」是什麼？

「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」。如來從哪來，到哪去呀？自心遍一切處，你從哪來到哪去？從自己心到自己心。你說從北京到華盛頓，華盛頓是我自心，北京也是我自心，我從哪到哪？我從自心到自心，又何來何去？什麼是大圓滿見？這是貢噶上師說的，煩惱時，你只要看，不要看它的過失，看它從哪兒來，到哪兒去，找找它的來處、去處；你找來處也不可得，找去處也不可

得。既然來處也不可，去處也不可，也無所來也無所去，那麼它也就是如來！所以說煩惱轉菩提，我說不用轉，煩惱即菩提。這是最好的轉的方法，是最殊勝的轉，它就是呀，已經就轉過來了。所以它是不來不去，遍一切處。

「不一不異」，這一切的佛，為什麼說有釋迦牟尼佛、有阿彌陀佛、有種種的佛，這不是一個；但是一切佛的法身沒有分別，所以就不異，不是一也不是異。有許多對立的，這是一個，這個法最後最後，咱們最初說的，把它擱在最後。

「生滅」，它本自無生，因為它沒有一個始。沒有一個開始，這一點是最不好理解的，就是最後要斷的無明，也是最後一分的生相無明。怎麼會生？生出來這樣一個開始，這一切一切，這是不大好懂。這個「無始」，如果用我們的語言說從這兒「開始有了」，就好像有個生似的，實際它既然是無始，那這個始處

是不可得的，實際上這個時間都不可得，就是你最初開始生的那個時間不可得，那你這個生還可得嗎？生也就不可得了。因為無生，所以就無滅，所以我們不講長生不老，一切都本自無生，不是生因之所生，不是有一種什麼而造成的。這個佛性從本以來就是清淨的，就是具足的，不是什麼機緣什麼什麼而生的，不是靠什麼因緣而生的，所以叫無生。所以佛法是證無生法忍，因為無生故無滅。如果還有這個「生」，也就是有一個起點，事實上這個起點也不可得。一個圓形的東西，你說這兒是起點，你走一圈它就是終點，起點不可得，沒有起點，起點就是生處，起點不可得，那就是無生。

依照這個「八不」：不生不滅，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一不異。所以唯識所現的這些影像，以及世出世間一切的種種法，都沒有固定的自性。那麼這樣來多方面去觀察，就把外道、小

乘、唯識，他們這些見破了，顯現出諸法本來不生，本來不生故不滅，再詳細的說就是這「八不」，依此「八不」這樣的見來修證成佛。它的好處就是不用轉捨轉得了，比較直接，不要一層一層轉換了，所以就一步比一步殊勝。

「八不」，這無生見，知一切法本無生，這無生的功德很大。無生也就無滅，一切都不來不去，就是這一切，它也就平等了，也就少了這個對待，一切都平等了。一和異本來是兩件不同的事，兩個都沒有，就都平等了。不來不去，把這一切分別都消除就平等了。

六、俱生智見

【六、俱生智見：亦名法身見，知一切法為本明，即無生明體，而保持之相續堅固便成正覺。不用轉捨轉得諸對治方便，又不用八不等多門觀察，一切法即是俱生智故。】

再往上就是俱生智見，俱生的智，也就是根本的智，又叫法身見。俱生智見就叫做法身見，知道這所謂一切法，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法就是本明，就是無生明體，所以這個「明體」跟咱們大圓滿法裏的明體是一件事，明體這個名詞是密法裏頭一個常用的名詞。知道一切法就是本明，就是你本來妙明的真心，就是本來無生的明體。我們大圓滿觀音法裏頭「真實體性真實現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一切法之所現就是法身現，「法性自性互涵攝，明

體之上無生佛」，都是本來的明體，這就是法身見。這個明體，一切都是法身了，所以明體之上無生佛，這個對待就沒有了。在天津那個時候，我寫了一個偈子：「生佛兩泯即是佛」，總之這一共是十二句，今天只說兩句。生跟佛兩個都不存在了，這就是佛，「才相對待便成魔」。

（問：師父這是第一、二句？）

不是一、二，這是第三、第四句，我不想全說了。後來王上師給我印證：「如是如是，汝如是，余亦如是，善自保任。」你是這樣，我也是這樣。因為是說到這「明體之上無生佛」。「生佛兩泯即是佛」，「泯」字，就是三點水一個人民的民字，生和佛兩個都泯即是佛，「才相對待」，你剛剛一對持有衆生有佛，

就成了魔了。這個話也是很尖銳的，我這一共有十二句，當時是大笑不能自止，同時大哭不能自止。所以這是很特殊的，一般是大哭就不會大笑，大笑就不會大哭，同時呢，這個歡喜之笑，那是一切不能形容的，而同時大哭，眼淚哇……淚如雨落。就在這個時候說了十二句話，這是其中第三第四兩句，後來得到兩個人的印證，夏老師跟王上師的印證。王上師那是印證得很徹底的：「如是如是」，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，「汝如是」，你是這樣，「余亦如是」，我也是這樣。這是六祖證七祖的話，「善自保任」，你好好的去保任吧。這是屬於法身的明體。

（問：這是那一年的事情？）

我當時四十二歲，今年我七十五，一轉眼又虛度了多少年，進步不多。

所以我們這個大圓滿法很好，這個法我們應當當一個較高的法來修，要把它升格，就這就行了。你這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就是法身見，依這個修就成正覺。不用轉捨轉得，不用其他對治，不用「八不」等觀察門，所以直截了當，比前頭那個又簡了。

「八不」的觀察：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不一不異，不斷不常，這要懂得好多好多道理才能接受這些話。你現在就直截了當，這一切皆是法身，皆是本來明體，皆是這個妙明真心，也就是那個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。那麼這就不是轉捨轉得了，把煩惱一點點轉菩提，而煩惱也是法身，菩提也是法身，一切都是法身，沒有兩樣了。所以頓和漸就是在這個見上決定的。一切法都是俱生的

智慧，這就直截了當，一切都是法身，一切皆是妙明真心，一切皆是。前頭那個還是唯識所顯現，識還是妄心，這個就都一切皆是，皆是本明，皆是明體，這都是法身。法身是人人都有的，所以這法身成就是最高的成就！就是完全恢復我們自己的法身，最高的成就。底下是大圓滿見。

七、本淨見

【七、本淨見：亦名大圓滿見，本來佛陀法爾如是。一切法本來清淨，無有生死涅槃取捨等垢染，無縛無脫無修無證，任運而住，自生自顯之上即修即行即果也。大圓滿者，諸法起時剎那圓滿故。】

「本來佛陀，法爾如是」，本來就是佛陀，不等你修才是，法爾就天然，法爾自然，就是如此。「一切法本來清淨」，所以我們這個噶巴拉裏頭，可以一些東西在裏頭，髒東西，但他這個大圓滿見，這一切法從本以來是清淨的。《心經》說「不垢不淨」，沒有垢淨之別，何以故？因為它本來就是清淨，本來就離開生死和涅槃，離開了取捨等等這種垢染。沒有這許多垢染，它

就沒有縛，沒有東西把它捆住。既然沒有被東西捆住，也就沒有什麼叫解脫。沒有什麼叫解脫，也就沒有什麼叫修；本來就是佛陀，他也不是現在才證，所以無修無證。「任運而住」，就任著這自然就這麼安住。「在自生自顯之上」，這是貢師常常說的話。「在自生自顯之上，即修即行即果」。現在這幾句話雖然少，但這是文字般若，從這些文字你能看出，它能反映出一些大圓滿的般若，從這裏頭咱們多少可以體會到一些。所以這就是上師這個開示的殊勝之處。到了這兒，再看前頭就不一樣了。這本來佛的法如是，一切法本來清淨，還有什麼取捨？既然是本來清淨，本來不生不滅，還有什麼叫生死涅槃？還有什麼取捨有什麼捨？就沒有這種垢染。沒有垢染本自清淨。

從前有位祖師，達摩以後是二祖，二祖是安心，三祖是去見二祖懺罪。「哎呀，我這兒有病，我罪很深，求祖師給我懺懺

罪。」二祖說：「你把罪拿來我給你懺。」「哎呀……，這罪過怎麼拿？哪兒找罪去？」「你拿來，拿來我給你懺。」他就拿不出來，他說找罪找不到，「覓罪了不可得」，「吾與汝懺罪竟」，我給你懺罪懺完了，這個開悟了。

剛才看日本人的書中，有一個人也是類似但沒有這麼徹底，不過也很有意思。他找了一個有名的禪師，他就說：「我有個壞毛病，我脾氣很壞，常常要發脾氣，發起來就得罪人，事後總後悔，但是我又要發。」這種現象也挺多的，將來這個法子也可以再試試，碰到這種人來問法，你可以用他的回答試試，看能不能治。他說：「我真是，你給我想辦法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。」「噢，那是不好，是不好。這樣吧，你既然很願意發脾氣，你現在就發一回給我看看。」那個人說：「我這脾氣從生就來的，我就有，我也治不了，發起來沒法辦。」他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從

生就有這個脾氣，現在你發一發給我看看，你表演一下看看怎麼樣。」他發不出，他這脾氣，馬上叫他發，他就發不出啊，師父說：「你怎麼發不出？你不是說你從生就有的嗎？你從生就有，你找，你找出來發呀。」找也找不著。後來禪師就給他多說點道理，他就改變了。這些東西就是要從根上去提高它，這些都沒有了之後，本來也沒有縛。

還有一個就說：「我纏縛得很厲害，求求師父。」師父就問：「誰捆你了？」你不是捆住了嗎，纏縛了嗎，縛住了，縛就是捆，誰捆你了？捆的人也找不著啊，那有什麼叫縛？無縛嘛，本來沒有人捆你，既然沒有縛，沒有捆上，也就沒有什麼叫解脫。那麼既然沒有縛也沒有解脫，也就沒有什麼叫修了。所以咱們那個偈子，頭一句就是「無修無證」，這都屬於大圓滿見。所以我們這個是寶，是最高的見解，要是忽略了，就覺得好像是普

通的幾句話，其實這是到了寶塔尖了。我老說這是寶塔尖，你這麼看，不是寶塔尖是什麼，這到了寶塔尖上，你還希望有大隊人馬上寶塔尖，在寶塔尖上還有大堆的鐵筋洋灰？這不可能了。所以就是說，我們到了很高的地方，那都是精華，不是大隊人馬在這兒表演，這是千個萬個難得一個半個的事。

「任運而住，在自生自顯之上」。一切都是自生，沒有一點做作。「自生自顯」，一切都是自生而自顯，在這個自生自顯之上而修。修，不是從自心以外另外再去搞一個什麼，就是在自生自顯之上就修，修就是行。修就是行，這個咱們還是很懂。修行在密宗分得細一點，修還是初步的，行要高級一些。修就是行，行就是果，同時的。這個因果同時是《法華》的道理，《妙法蓮華經》講的都是用蓮華，稱為《蓮華經》。《妙法蓮華經》不是因為西方世界蓮花多，才稱為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整個蓮花是

個譬喻，這個蓮花譬喻出很多很多殊勝的意思。有的有花無果，有的有果無花。有花無果，好多是開花不結果的，這不用舉例了。有果無花，這無花果就是不開花就結果。有的花多果少，很多花，只結一點點果子。有的是果多，果子倒是不少，花看不出什麼來，果多花少。花也多、果也多的只有蓮花。多少瓣蓮蓬結多少籽，花多果也多，跟別的不一樣，這是一個意思。再有一個意思，蓮花出淤泥而不染，就是說我們在煩惱中不為煩惱所束縛染污。更殊勝的一個意思，花果同時。花跟果同時出現，這是最殊勝的意思，這就是我們大圓滿的意思：即修即行即果。花一開那個小蓮蓬就出來了，你看桃花、杏花不都得花瓣掉了之後才出果子，花落了之後才有果子。這個蓮花一開，果子就在裏頭，但是不等花開，就是在含苞未放的時候，那個小蓮蓬就在裏頭了。因跟果是同時的，不是等慢慢種了因以後再得果，種因的時

候，因出現的時候，果就出現了。這就是即修即行即果，這個行就是果。

「大圓滿者」，這兒給大圓滿下個定義，大圓滿是什麼呀？「諸法起時剎那圓滿故」，這個圓滿就是剎那間都圓滿了。到了大圓滿裏頭，這《華嚴》也是這樣，一真一切真，一位一切位，一地一切地，這剎那都圓滿。這一處真了，一切都真；證到一個位，一切位都證，所以是不可思議，是超情離見，稱為大圓滿見。這個和《華嚴》的道理，所以《華嚴》是經中之王，很多跟我們密宗最高的道理是一致的，是剎那圓滿的，一切沒有一樣不圓滿的。所以一就是多，一就是一切，一真一切真，一位一切位，一就是一切，所以念一句咒就念了一切咒，就具足念一切咒的功德；禮了一尊佛，就是禮拜了一切佛，你剎那都圓滿，一切都圓滿，因跟果就同時。從淨土法門說，「念佛時就是見佛時，

見佛時就是成佛時」。你念佛的時候就是見佛成佛的時候。不是說我這是以此為因，某年某月我才成功，那就不是大圓滿見了。堅決這麼信，你拜佛時就是成佛時。這個《蓮師馬王法》的觀想有禮拜一段，要觀想禮拜。禮拜是我給十方佛頂禮，底下也超情離見，同時觀十方佛給我頂禮。不是說只是我，任何你們都一樣，要修這個法都得這麼觀，他平等了嘛。所以我說「生佛兩泯即是佛，才相對待便成魔」。文殊在佛的法會上，才起佛見，貶向二鐵圍山。我們要很好的體會，這才是根本哪！

能夠有唯識見就很不容易了，這一切都不是別的，一切都是我的識所現。當然這還不如大圓滿這麼圓滿徹底，但要真實有這樣的一個見，那你少多少煩惱啊！所以這裏頭都是，比方像中觀見，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落「邊」，就叫做「中」。要是一切皆空就空這一邊，著空了；認為一切都是實有，就著有了。這個

空和有，不二；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我也不落空，我也不落有，這就是中嘛。所以中觀見這些「八不」裏頭，還有一個「也不是色也不是空」，既不落色邊也不落空邊，這才是中。所以這個中觀哪，知道這個「自性」、「自心」是不在這「八不」裏頭。我們這個妙明真心本來是無生，因為無生所以無滅；這個心也無所從來，也無所從去。不一不異，也不是一，也不是異。怎麼不是一呢？各個佛都是各個成佛，各有名號，各有國土，我們將來成佛也有我們的名號，也有我們的國土，所以這就不是單一的那麼簡單，就是一個不可分的，但這法身都是法身，沒有兩樣，所以它不異，這一切佛沒有兩樣。

而這個心，就在我們妄心的階段的時候，這阿賴耶識就是不斷不常，阿賴耶識我們不叫靈魂，叫靈魂就是常見了，有個魂老是這樣就是常見了，人死如燈滅是斷見。這個阿賴耶識不落斷常，

相似相續。「非斷非常，相似相續」，這八個字很要緊，阿賴耶識是這樣。所以我們不說靈魂，靈魂當然是承認老有個靈魂，我死了我的靈魂老是我這樣，那就是常見了。阿賴耶識是相似的，這一生跟前一生、再前一生是相似的，這一個時間和下一個時間也是相似的。不是固定不變的，但是它老接續不斷，所以就不常不斷。中觀這個見解，它就不用轉捨轉得，不用捨什麼了，這個見解已經正確了。

俱生智見就是法身，所見一切皆法身，很直捷了當，這個很相當於禪宗。禪宗最高也能達到大圓滿見。後頭這五種很相當於華嚴宗的判教：小始終頓圓。小就是咱們這兒說的人無我見；始就是唯識見；終是終了的終，有始有終，跟中觀見不能劃等號，

就是很相當；頓就是禪宗，很相當於俱生智見；圓就是大圓滿見，這跟那個判教的五教也很能相當。

禪宗完全就是法身了。禪宗初步的悟就是見法身，是初關，能見法身是破初關；能安住於法身就是破重關；你沒（音莫）在法身，就是在法身量這兒這麼待住了，那還要再向前，就是法身向上，法身上事。有個皇帝跟國師說話，問：我應該如何如何？國師說：「陛下應當在毗盧遮那頂上行走。」你應當在毗盧遮那佛的頭頂上走路，這是法身向上。法身還要超越，這是禪宗的精神，很相當於我們的俱生智見。華嚴、密宗、淨土宗都是跟這個大圓滿見有聯繫的。當然咱們紅教的大圓滿法就更是以這個見來成為這個法，大圓滿法就全部反映這個見。

底下再有幾句話咱們就差不多了，說兩個小時這真是兩個小時。

【以上抉擇見略得七種，至紅白教古德依心印與表示而成就者，則無見可言不立文字此為最勝。上述六、七兩種蓋依口耳傳承而建立爾。】

以上這個抉擇見略得七，簡略一下得了七種。

「至紅白教古德」。紅白教是不分的，現在大家還稍微有點兒分，白教好像有點兒分。咱們和白教是不分的，紅白不分家，紅白教是一家。諾那祖師是紅教第三十三代，白教他也是第十幾代；貢噶上師是紅教多少多少代，白教也是多少多少代，兩個教他都是祖師。

（問：白教有四大八小，是那一支派跟我們比較近？）

這我不大清楚，我不大考慮這個源流。我這個人很特別，我不考慮分類、源流這些事情。咱們師父們在這些地方都不常談，有的就把這些告訴你就完了，不給你介紹是怎麼怎麼回事，偶爾說一說。而我這個人，我是很濃的禪宗的派頭，所謂教外別傳、不立文字，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，著重的是心要。

「至紅白教的古德依這個心印與表示而成就者」，這就更高了。咱們上頭說了七種見，紅白教的古德依止心印與表示而成就的「則無見可言」。你不能說他是什麼見了，又超了，「不立文字」，不立文字這兒出來了。「此為最勝」，最殊勝，所以落了語言文字跟這個比就已經遜色了。

什麼叫「表示」呢？密宗要「表示」。咱們最好的「表示」例子就是釋迦牟尼佛第一件公案，拈花。所以禪宗怎麼出來的？拈花啊。禪宗這個事兒，自古就有人反對，宋朝就有人反對，寫

了書。宋朝天臺宗的人認為我們這個登峰造極了，《法華經》是圓教，這個三止三觀種種的，圓頓三觀，空假中，即空即假即中，這沒法兒再殊勝了。現在禪宗說我們這叫如來禪，他禪宗叫祖師禪，禪宗的祖師禪要比如來禪還高，他不服氣，就要反攻，就說你禪宗是假的。所以這些個事情古時候的出家人也難免，他就寫了書，說這個拈花公案沒有根據，從好些好些地方來反駁。其實拈花公案真是佛經裏說的，叫做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，這確實是佛說的。他這一來不知不覺在這一點上，當然不是有心的，但是在這上就有點毀謗了，毀謗禪宗了。

在這個經上說得很詳細，大梵天王把自己的身體捨為床座，天王把自己的身體作為座位，請佛坐在他身上，供養了花，請佛說法。佛就把他所供的花拿起一枝，所以叫「拈花」，拈起一枝花就給大眾看。大眾都不明白，怎麼回事啊？這佛，沒說法呀，

就拿著一枝花給大家這麼看，這迦葉他嘿嘿一樂，他一笑，別人都莫名其妙。迦葉嘿嘿這一笑，佛就說了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這法就傳了。這就叫傳心，從釋迦牟尼佛就傳到迦葉。所以《涅槃經》也說，將來在佛法上的解釋權在迦葉那兒。所有我的經教，你們要是有了問題要爭要解釋，你們找摩訶迦葉。這《涅槃經》說得很清楚。在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裏就是佛一拈花，迦葉一笑，「拈花微笑」就是這件事。就是涅槃妙心、正法的眼藏，給誰了？給摩訶迦葉了。摩訶迦葉後來第二傳就傳阿難了，阿難沒有從師父那兒得法，是從師兄那兒得的法。所以古時候常常有這種事，師父死了之後，依止師兄得到法益。釋迦牟尼佛當時是這樣，後代也有這樣的。儒家也有這樣的，孔子死了，很多人就從子貢那裏得到很多法益，從師兄那兒得到法益。阿難是在迦葉那兒開悟的，都是傳佛心印，阿難

也是傳佛心印的。所以咱們蓮花生大士是從阿難這兒預咐傳授，這個心印不就是很明顯了嘛。所以具恩的上師傳一些燒護摩什麼什麼的，這個像手像腳；給你舉行一些大法灌頂的，這個像眼睛；傳口訣的才是心，如心。就是說，在灌頂傳法之上還有一個傳心的師父，那才是恩最重的，像心嘛。現在我們學密，能夠尊重給灌頂老師的人都很稀有了，對於求心要、重視心要的，不多，所以我大聲疾呼的就是這件事，咱們要把這些事勘正。

這個「表示」，密宗也是有「表示」，類似拈花似的這個叫表示，依這個表示而成就的還有很多人，這有很多公案。心印也是這樣，心心相印，就是沒有語言，就是這樣直捷的。不立文字是最殊勝的，拈花公案最殊勝了。

上述六、七兩種是口耳相傳，是一代代祖師親自這麼口耳相傳下來的，所以是十分寶貴。

好，我們基本上這時間也正好，「而建立爾」，這就講完了。我也謝謝你們，你們聽啊，也要謝謝。

（問：釋迦牟尼佛拿花與迦葉相視而笑，是代表迦葉懂得釋迦牟尼佛心中的……？）

大眾就覺得，佛拿這花給我們看是什麼意思？大家就發愣。迦葉他會心的一笑，嘿嘿一笑，一下懂得了。懂得他的本心，離開言說的那個本心。這個時候就等於兩個電視臺完全調諧了，通了。

（問：那是表示兩個人的思想已經溝通了？）

比這個還要殊勝一點，就是心和心相印了。這是老的話，說是思想溝通也可以，但說是思想溝通就還落在思想上，心不生思想而相印，這不就還要高一點嘛。你若說是落在思想上，就還有個思想，這兩個心離開了思想而兩個心自然相照，像兩個鏡子似的相照，心和心相印，這麼這個心就傳了，所以不一定要有文字。

（問：迦葉那不就等於是一種開悟？）

那是大徹大悟了，所以佛就說，這個涅槃的妙心正法眼藏都給了摩訶迦葉了，所以禪宗是很殊勝的事。所以他信不及嘛，所以天臺宗大德要寫出書來，他說他不相信，說經上沒有。即使經上有，他也信不及，所以這禪宗很難信。但在印度也確實他就是

一代傳一個，不是好多人都能修的。迦葉就傳阿難，這都有有名有姓的，一代傳一個，說西天二十八祖，傳到第二十八代。第十二代是馬鳴，第十四代是龍樹，就是咱們密宗的祖師。這之後到第二十八代就是達摩，都是一個傳一個，一個傳一個。達摩知道東方有大乘氣象，印度當時法要滅，他後來就不行了，就拿著佛給的衣鉢來到中國。這是怕你不信，這個事兒是難信，佛就把佛穿的衣鉢，佛的鉢給迦葉了，所以傳衣鉢就這個意思。這《涅槃經》也說，你們都找迦葉，還怕你不信，就把衣鉢給了迦葉，迦葉就給阿難，一代一代傳，一直傳到達摩。達摩就帶這衣鉢到中國來了，這我們很光榮，佛的衣鉢到這兒來了。衣是早毀了，鉢是現在恐怕也沒有了。蔡元培的女婿還看見這個鉢，他親眼見，他當時去南華寺還親眼看見這個鉢。佛這個鉢很殊勝，佛成佛之後，

四天王天四個天王一人獻了一個鉢給佛，這天王是有分別心的，都希望佛用他的鉢。四個天王都把鉢給釋迦牟尼佛了，佛用哪個的好呢？用了這個，那三個不滿意，佛就把這四個鉢落在一塊兒一壓，成了一個鉢，這四個鉢合成的痕迹還看得出來。這件事他親眼見的。

再一件事，他是留學的博士，剛從外國回來，很淘氣，他看見六祖的肉身，就跑去問「六祖你好哇」，他就摸了一下。嚇了一跳，他說一摸，這六祖肉身有彈性，跟他摸活人一樣，不像摸著木頭，木頭沒有彈性，六祖的身體跟咱們活人一樣有彈性，嚇他一跳，這兩件事都是他親自跟我說的。

當時這個鉢就在南華寺，現在經過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沒了。衣早就毀了，大概是讓武則天要去了，後來沒有了。武則天那個

時候衣鉢是傳到了六祖，六祖就不傳了，衣鉢不再傳了。後來就不只一代傳一個，而是一花五葉。禪宗在那個時候大興，那時老太婆小孩子都開悟，在中國大盛。所以現在人就把道教和禪宗歸到中國名下，研究中國的東西，道教跟禪宗這是拔尖的。印度是梵和佛教，梵是婆羅門了。現在在美國學婆羅門的人也很多，學佛教的也不少，這兩個都學，兩個都重，這是一個源流，古代不分。